很久不翻开这个文件夹了，时间仿佛还停留在三个月之前

那时也是这架飞机，

两个人一无所知的飞到美国。

记得那时什么都不知道，却有很多钱。

现在知道了许许多多，身上却连半个铜板都拿不出来。

不知到这三个月过去，究竟改变了多少呢？

这些东西，又有多少会迟迟跟随，

紧紧围绕。

打开窗子，看见窗外面，无尽的云层铺满飞机下方。

看见远方，一道暗红色的天际线 挂在前方，

满眼的蓝色 ，深蓝色的天空和浅蓝色的海水在天尽头交织成一片

贴着窗子摸去，可以感受到寒冷正在从它的每一个角落侵袭

飞行在零下70几度的严寒中，

尽管巡航速度将近1000米每小时，

那一层浅浅的薄冰仍然紧紧覆盖。

空乘说，我们的飞机飞的是最近的路线，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真正的穿行在太平洋上空，

经纬交错，

让我们很难看到究竟哪里是太平洋，

哪里是北极。

但我还是宁愿相信，我们的旅途，从美国横穿过，又横穿过太平洋。

宁愿相信，当黑夜终于降临在无尽的天空上，

当太阳再次照耀在西半球上时，飞行在两万五千英尺之上的我们，

看到的是地球上最纯净的星光。

只是这一次，时过中秋

秋雨即至，再见不到夏天

哪怕一丁点夏虫满目，草木成荫的样子。

花，其实早在立秋，甚至在连暑之前，

就殆尽了开放的气息。

只是有人始终站在枯萎的花朵前，

想用仅存的嗅觉，探寻转瞬即逝的味道。

即使自然早就对它下了判决书，

即使早就明白规律无法抗拒，

却还是不愿离开。

直到冬天到来，西北风将最后一点模样吹散，把所有人驱赶为止。

西北风，原以为很远很远，

到今天才发现，其实它早就立在窗外

只是这一整个飞机的人，

都无法将窗户打开而已。

你看见星光了么？ 它闪着五角色彩的白光，

一点一点的从远方的暗夜中，

慢慢地放大，放大。

直到最亮之时。

这一切就缓缓地发生在我们眼前，

近的仿佛，触手可及，

但却是 隐在天边。

就仿佛坐在我身旁的你，

看上去近在咫尺，

实际上，已然是远在天涯。

当我们走下飞机，三个月的暑假终于过去的时候，

你也会像今日高空之上的星星一样，

远去在光明的阴影里，消失在岁月的尽头。

多么美丽的东西，

但是终究不属于我

终究流失在严寒的星空下。。。

大气层之上，星光铺满夜空。

我想，当飞机不再轰鸣，当星光逐渐退去，

黑夜就是唯一的永恒。

就像我能知道什么时候，

太平洋日出日落，

却永远不能懂得，

什么时候我能等到自己的日出。

也许对我来讲，黑夜还不够漫长。

行文至此，真的很多感情交杂在心间。

很想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但扭头看见你酣睡在我身边，

就什么都讲不了，写不出

打开窗子，却还是一副蔚蓝不绝的样子。

消耗过许多，才知道最终虚度。

也许，这篇文章，就像这个文件夹一样，

繁霞产生在日出之际，

最终也消弭在星没之时。

当然还有很多，但是又有谁，

真的听到过流星坠地的声音呢？

三个月过去了，时光的远去就仿佛今晚，

窗外闪烁的星光那样，出现在黑暗之间，

消失在黎明之前。

想问问你，三个月之前，

你选择和我一起去大洋彼岸做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如今一切随着飞机渐行渐远，

再回想曾经过去的一百多天，

你，后悔了么？

今晚过去，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从此以后，你我就真的相别陌路，

各奔天涯。

时间穿梭就仿佛白驹过隙，

十年二十年，真的也就是说说而已，

你还会想念这段日子么？

你还会，想念我么？

星光随着黑夜远去，文字随着时光消逝，

就算是窗外的温度超过零下70度，

就算是飞机横穿过一望无垠的太平洋。

谁也不能阻止它的脚步，

谁都不能，

在它面前选择停留。

好吧，那就让这一篇文章，和这个文件夹一起，

隐藏岁月的阴影下吧。

因为一切早就在开始之前注定了它的宿命，

繁霞，

出现在黎明之后，消失在黑夜之前。

请让我最后一次看看

窗外触手可及的光芒吧

不知沉在黑暗中，

亲爱的你，

是否知道，就在这咫尺之间，

太平洋上，

星寒彻夜，

彻夜星寒。

2014.9.14 太平洋上